

日本向中国投降原始视频首次公布

日方代表紧张擦汗

7日,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首次公布日本向中国投降的3段原始视频。视频记载了1945年8月21日,日本代表向中国献交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签署投降备忘录的过程。视频还记录下了日本投降代表紧张擦汗等珍贵片段。

整段视频长达20多分钟,清楚地记录了日本代表从下飞机到签署投降备忘录的全过程,是美方人员当时作为盟国代表用8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来的。这段珍贵的视频将制作成相关的历史纪录片,年内向观众播出。

8日上午,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投降照片还在,文史资料存放在芷江,20多分钟的原始视频资料还会在抗战胜利纪念馆日展播。

“69年前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影视资料,我们寻找了几十年,非常不容易。去年10月份

我们才找到,我们准备向全球播放这段视频。”吴建宏表示,它的意义在于向日本右翼分子证明日本侵华的历史不容否认,不容篡改,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更不能淡忘。

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一行奉冈村宁次之命,飞抵芷江乞降。今井武夫向中方代表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这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伟大胜利,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据了解,坐落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馆,当年就是中国人民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旧址。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专门纪念抗战胜利的受降标志性建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据新华网)

浙江绍兴现“阴阳河”



2014年7月7日中午,许多游客正在风景如画的浙江绍兴市东湖风景区内游览美景。从高处向外眺望,一墙之隔的浙东古运河,由于被上游洪水污染而呈黄色,但是墙内的东湖水却是黛青色,水质清澈,鱼翔浅底。两者形成明显反差。(据中国网)

河南高考替考事件续

11名“枪手”一律开除学籍

教育部8日通报:已查出有35人参与河南替考事件,包括枪手11人,被替考生10人,中介3人,舞弊人员9人和其他涉事人员2人。替考在校枪手将一律开除学籍,被替考者停考3年。涉事公职人员依法依规从重处理。

6月17日,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报道,河南高考有人组织替考。

组织替考者自称,他们花钱可监考各个环节获得通融!打点一个考场起步7万元。一名组织替考者还自称是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暗访视频中,监考老师发现破绽竟也没有阻拦,枪手们顺利完成了替考!记者已向警方报案。

当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针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据人民网)

杭州公交车放火案告破

嫌疑人身份确定

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获悉,经公安机关日夜奋战、缜密侦查,7月5日发生在杭州的7路公交车放火嫌疑人身份已被确定,警方宣布该案告破。

警方通过专门侦查、发动群众等措施,于7月7日晚查明放火嫌疑人真实身份。据查,犯罪嫌疑人包来旭,男,1980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甘肃省漳县石川乡人,近年来在浙江多地暂住落脚。7月5日早上,包来旭

从义乌窜至杭州,当天16时09分从7路公交车灵隐站上车,17时03分7路公交车行至东坡路与庆春路交叉口时,包来旭点燃随身携带的类似“香蕉水”的可燃液体,致车厢内迅速起火燃烧,造成29名乘客受伤,犯罪嫌疑人包来旭也被烧成重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包来旭伤情危重,仍在医院救治。警方已对其依法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据新华网)

学问有道

——史学家张海鹏小记

面对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有人追求名利,而他却始终坚守在学术的“象牙塔”,不敢懈怠;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有人放弃动摇,而他却一直以真理为准则,矢志不渝。

“治学治所,肩挑重担,论史论政,心忧天下”——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学问之道与人生之路。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2006年春,一篇史学研究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引起关注。文中,张海鹏驳斥了一些人否定近代中国人反帝斗争的观点。

为了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已承担繁重行政和学术研究任务的张海鹏白天“挤时间”查资料,晚上熬夜到凌晨。短短5天,一气呵成。他以一种“战斗的心情”在文中写道:“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写成人人眼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张海鹏一直这样“较真儿”。针对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他撰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和《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针对以“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否定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者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思潮,他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张海鹏朴素的态度与一贯的坚持。

“我要为党和国家的历史学领域站好岗、放好哨”

2007年,由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宣告出版。这套十卷本、550万字的丛书首次以政治史为框架,突破了以往中国近代史只写到1919年的老规矩,贯穿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领域,是近代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大部头”。

“研究近代史,就是要揭示1840年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要明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由此明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牢记这样的职责,张海鹏桌前的小灯常常彻夜不灭。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长期埋首庞杂的史料而不厌倦?张海鹏的同事们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磨炼了他。

张海鹏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湖北农村。1964年8月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他参加了一年半的“四清”和劳动锻炼,回京不久即被卷入“文革”,直到1978年才获得参加科研工作的权利,1979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此时,他已年满40岁。

但是,张海鹏相信,机会永远都垂青有准备的人。

改革开放后,他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几乎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至今,张海鹏已出版论文集6套,主编或参与各类著述、资料集、工具书等近30种,各类学术文章约300篇。这些文章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留学生、皖南事变、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关系等领域的若干专题研究,也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宏观思考。

如今,年过古稀,张海鹏的工作任务丝毫未减。从《中国近代史》到《台湾史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编写到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筹备,他力争要“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

“我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起来的学者,我要为党为国家的历史学领域站好岗、放好哨。”这是他的诺言,也是他的行动。

“我有责任让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后继有人”

从1999年起,近代史研究所每年组织一次青年学术论坛,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每年必须写出一篇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论文参加青年论坛。青年论坛完全由青年人担任主持人、报告人和评论人,完全按照国际会议的方式召开,最后评奖、出论文集——这是张海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后倡导的一项行动。此后,一大批“60后”“70后”从青年学术论坛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

张海鹏在学术风气上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观点上尊重原创、不压制人。他担任所领导的16年间,从没有主动参加院、所的评奖,而“把机会多留给年轻人”。

“我国学术界的未来在于青年,我有责任让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后继有人。”张海鹏说。

在给青年学者修改文章时,张海鹏都会用红字特意标出他修改的地方,如需斟酌则用蓝色下划线标出并打个问号,应删去的地方标注着“是不是应改为……”

正是由于这种不论长幼、不看级别的治学态度,很多青年学者都把张海鹏当作无话不谈的良师益友,更有比他小28岁的博士后与他“称兄道弟”。一些青年学者多次拒绝外面高薪聘请,留在研究所专心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的封底印有张海鹏的一段话:“我们还要作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据新华网)

